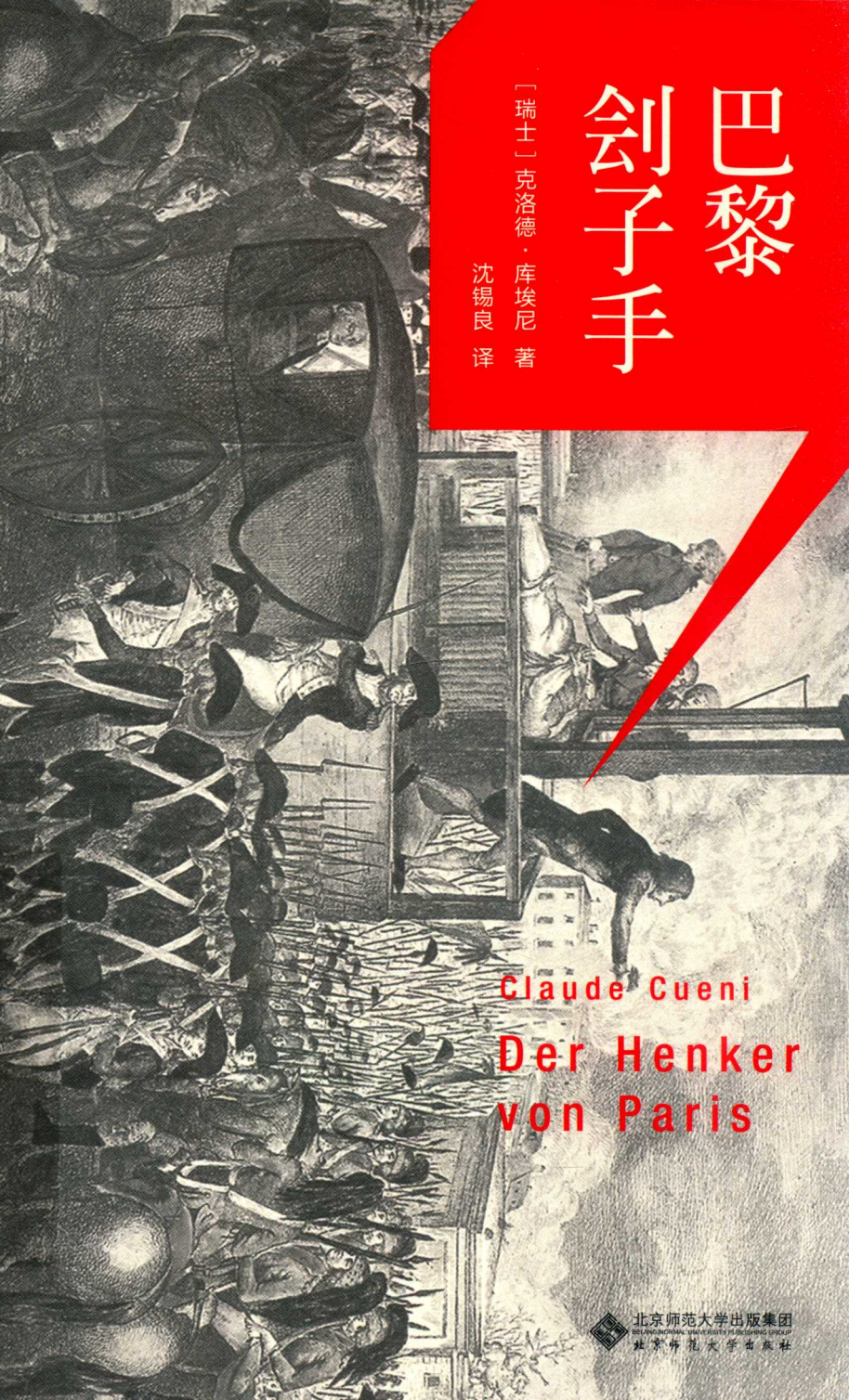




巴黎

刽子手

「瑞士」克洛德·库埃尼 著

沈锡良 译

Claude Cueni

Der Henker
von Pari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黎

刽子手

「瑞士」克洛德·库埃尼 著

沈锡良 译

Claude Cueni
Der Henker
von Pari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刽子手 / (瑞士) 克洛德·库埃尼著; 沈锡良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303-21926-1

I. ①巴… II. ①克…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① I52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5881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BALI GUIZISHO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译 序

八年前，也就是在 2009 年，经华东师范大学德语教授曹乃云老师引荐，笔者有幸翻译了瑞士作家克洛德·库埃尼的《大赌局》。严格地说，《大赌局》并不是叙述现代纸币由来的小说，而是以西方纸币发明为主线，再现主人公约翰·劳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有益尝试。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小说，熔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于一炉，其历史场景恢弘大气，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读来妙趣横生，让人久久难忘，不由得为作者的妙笔生花拍案叫绝。小说写的是历史，但并非历史的简单重复，更注重的是对人性的探讨。但尤其令笔者惊叹的是作者如此娴熟地驾驭史实的能力。从国内外的一些历史资料看，我们认识的约翰·劳是一个基本被否定了的人物形象，而《大赌局》的出版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人物的全新形象。历史是一面明镜，人们可以从中反思自己

的“原罪”，可以照见自己的丑陋形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从中寻找到未来正确的道路。整整三个半月，从舒适凉爽的春天一直到盛夏酷暑如期而至，笔者始终沉浸在这部杰出的历史小说的翻译之中，被约翰·劳一生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深深打动，也对人性和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笔者还根据原著中留下的作者电子邮箱与其联系，每逢遇到翻译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时，总能及时收到回复，有几次尽管回复迟了，作者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人在医院。交稿数月后，出版方来信说，是否请作者给中国读者写点文字，及至收到他的中文版序言，笔者顿时如雷轰顶：

……遗憾的是，这将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妻子因癌症去世十五个月之后，我同样得了绝症——白血病。

笔者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有默默地祝福他，并请他相信现代医学的奇迹。之后，一直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后来得知他成功地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笔者由衷地替他高兴。而《巴黎刽子手》正是他病愈之后创作的最新历史小说。

巴黎有一个传奇式的职业刽子手家族——夏尔·桑松家族，拥有七代人二百多年的行刑历史，尤以第五代夏尔－亨利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最为引人注目，《巴黎刽子手》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夏尔－亨利·桑松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位著名的“巴黎先生”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大夫，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刽子手家族，一重诅咒笼罩在他的家族身上，也

因此成了他的灾难，人们想当然地给他贴上了刽子手的标签，最后他不得不子承父业，成为职业刽子手。杀人如麻而非救死扶伤，他成了命运的俘虏，对死刑犯的折磨变成了对他自己的折磨。白天他在断头台上从事杀人的行当，晚上弹奏钢琴，到了深夜则解剖尸体以钻研人体解剖学。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恐怖时期，共有三千多人成为他的刀下鬼。路易十六被处死，行刑的是夏尔－亨利；丹东被处死，行刑的是夏尔－亨利；罗伯斯庇尔被处死，行刑的依然是夏尔－亨利。巴黎城淹没在鲜血的海洋里，夏尔－亨利也渐渐失去了理智，他绝望地四处寻找人性所在和他人的认同。是一个女人的爱给了他坚实的依靠，直至她同样被列入断头台的名单之中……

克劳德·库埃尼通过阅读大量的法国大革命史料，特别是精心钻研这位巴黎刽子手的日记，对其人物性格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巴黎刽子手》是继作者 2006 年的长篇历史巨著《大赌局》之后又一部扣人心弦、耐人寻味的佳作。

克洛德·库埃尼，1956 年生于瑞士巴塞尔，在欧洲各地求学和漫游之后，于 1980 年出版首部小说，著有侦探小说、广播剧、电影及电视剧本，而真正奠定其优秀小说家地位的则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多部历史小说，其中尤以《大赌局》最为畅销，迄今已被译成十三种文字。2010 年 1 月，《大赌局》中译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后曾产生广泛反响，并于次年 12 月和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一起入选“阅读城市·城市阅读”推荐书目（文学部分共三十种）。

2013年初，笔者在第一时间收到了作者寄来的《巴黎刽子手》，因当时另有翻译任务，直至两年后才腾出翻译该书的时间。2015年3月12日，上海翻译家协会安排一年一度的采风活动，活动间隙跟青年才俊章乐天先生谈及这本新作，热心的乐天当即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打去电话，想不到一拍即合，立马敲定在该社翻译出版该书的计划。如今，《巴黎刽子手》中文版在金秋季节出版，笔者谨向乐天和徐锋君表示谢意。

去年8月，笔者到德国参加德语文学翻译交流活动，作者携新婚妻子专程飞抵柏林，请笔者共进晚餐，又在次日将包装精美的瑞士巧克力送至笔者所住的旅馆，以了却多年前到邮局寄送巧克力却惨遭退回的遗憾。今年6月，笔者获德国博世基金会资助前往位于瑞士苏黎世郊外的罗伦译者之家潜心翻译，临行前曾和作者相约重聚，可惜后来因为时间冲突未能见上一面。获悉作者最近身体欠佳，很可能要进行肺移植手术，笔者依然默默地祝福他，让我们继续相信现代医学的奇迹吧。

沈锡良

2017年8月于上海虹口现代公寓

目 录

contents

译 序	i
第 1 章	1
第 2 章	38
第 3 章	51
第 4 章	76
第 5 章	83
第 6 章	126
第 7 章	158
第 8 章	180
第 9 章	211
第 10 章	240
第 11 章	259
结束语	301
后 记	311
致 谢	313

第 1 章

1737 年。约莫午夜时分。一场强风暴正在诺曼底上空肆虐。大雨滂沱。轰隆隆的雷声击中了森林覆盖的小山，瞬间照亮了在夜色中疾驶的骑兵。他疯狂地敲打他的黑马，仿佛想要摆脱那泼洒到大地上的特大暴雨。此刻，雷电一下接一下地劈开夜空，轰隆隆地从群山上打落下来。树木像火柴一样纷纷折断。途经一座小农庄时，那匹黑色牡马突然急促地吼叫一声。那被岁月侵蚀的外墙涂料似乎是血红色的。骑兵重新用靴刺刺马的侧腹。马已受尽折磨，它不乐意地扬起头，喷出的白沫飞溅到夜空，又随即消散开来。怒吼的雨水劈头盖脸地落到骑兵身上，他在被雨水淹没的公路上继续疾驰。那是一条通往布雷地区纽查特的路。突然，他看到树林之间有一盏淡黄色的灯火摇曳不定，认出是一家乡村客栈的轮廓。就在同样的时刻，马前腿忽然跌倒，无奈惯性使然，骑兵冷不防从马头上面飞

了出去。飞出去的弧度很大，他的身体啪嗒一声掉入水洼里，继而又被滑出去好几米远，直至最后，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在一根被风暴折断的树身上。相当长的时间过去之后，他才发觉自己竟然安然无恙，幸运地逃过一劫。之后，他感觉到了疼痛。他的黑马躺在路边，已是奄奄一息的模样，不断地呻吟着，试图站起来，却已经无能为力了。它无助地摆动腿，嘶鸣着抬头张望。最后一次抬头张望。然后啪嗒一声，掉入淤泥里，再也动弹不了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骑兵慢慢站起来，保持了一会儿弯腰的姿势。他气喘吁吁地瞧了瞧那匹马，然后注意到他的马褡裢：马褡裢躺在他的脚边，显然从皮带上被扯下了。他打开马褡裢，从中抽出一把很沉的车轮锁双管手枪，那是他玩法老牌赢来的。突然，他失去平衡，重新滑倒在淤泥地里。他跪着寻找，找到了从自己手里飞出去的那把手枪。他心情轻松了下来，跪着靠近黑马。他几乎温柔地抚摸它的鼻孔。他举起手枪瞄准它的太阳穴，接着扣动扳机。没听见枪响。火药湿了。一声强有力的惊雷重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附近的闪电接二连三地发出轰隆声。骑兵站起来，雨水顺着他湿透的制服倾泻下来。他骑马跑了那么远的路，可不是到这里来放弃的。

他跺掉身上和脚上的烂泥巴，一步一步地走到那盏淡黄色灯光前。他的唇角掠过一丝微笑。难道是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了吗？他一把撞开客栈的门。店堂里一张长桌旁坐着几个脸色阴郁的伙计。其他桌子旁没有人。除了一张桌子：在一个角落的一张小圆桌旁，独自坐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的面前放着一只木制酒杯。

骑兵随手关上门。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他身上。因为

他的身材也是异常高大。他身体笔挺，走路姿势充满自豪感，棕色头发不长不短。他这才注意到吧台后面的店主。店主看他的眼神并不友好。坐在长桌旁的伙计们打量这位迟来的客人的裤子。裤子上虽然已被泥浆弄脏，但还能认出是布瓦西埃侯爵团部制服的颜色，从腰带直至下面被泥浆溅脏的靴子也可以看出来。那是一条军官裤子。

“我们这是在哪儿？”骑兵问。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他转身对店主说：“给我来点喝的。”

“我们没有喝的。”店主稍后说道。

“酒。红酒。”

店主拿出一瓶酒，把酒杯倒满。骑兵从口袋里翻出一枚硬币放到吧台上。店主打量这枚硬币。他没见过这样的钱币。

“这是在新法兰西铸造的，”那位军官说，仿佛想要最终赢得应有的权威，又补充道：“我是德·隆瓦勒骑士少尉，让-巴蒂斯特·桑松·德·隆瓦勒。”

店主不知所措地低下头，毕恭毕敬地后退一步。他慢慢将酒杯推到吧台上，问道：“你在印度打过仗吗？”

“我们把它叫作美洲，而把那里的土著称作印第安人。我不知道正确的说法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明白。”

店主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们这里不喜欢陌生人。”

“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或许才一年吧。”

店主摇摇头。“我见过去过那里的一些人。可他们回来后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们谈论一些傻事。因为在大洋彼岸，他们没有国王。

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我听说过这种事。”

“是啊，”桑松少尉喃喃道，“甚至还有些人，他们想要分裂法国，于是上了战场，然后战死了。他们希望自由。”

店主怀疑地打量他，转身离开了。回来时，他给坐在长桌旁的客人带来了一大罐葡萄酒。

“你们部队的其他人呢？”其中一个伙计挖苦地问道，说话时露出自己黑乎乎的烂牙。酒友们开始哄堂大笑。那是一种粗鲁而失礼的哄堂大笑。他们就像准备阴谋策划的敌军一样坐在桌旁，急切地期待他的回答。

“做了逃兵，”有一个问道，“还是你要带我们上战场？”

少尉一口喝尽杯中酒，走到长桌跟前。“先生们，我所属的部队就驻扎在迪耶普附近。那是布瓦西埃侯爵团部。我受指挥官委托在外办事。我有一份紧急公函要送到巴黎去。”他做了个立正的动作，将右手搁到他那支长剑的铁制护手罩上。“我需要一匹好马。”他挑战似地注视着店主。

“你看到这里有了吗？”

“他只有我们。”有一个伙计发出怪叫，其他人只是晕乎乎地咯咯笑个不停。

“你究竟是如何到这儿来的？”店主问。

“我的马陷入外面的泥潭里。马腿断了。”他慢慢急躁起来。“我本想给它仁慈的一枪结束它的性命，结果火药湿了。”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那个客人，他正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那张小圆桌旁。可此人并没有抬起头来，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的

酒杯。他的头光秃秃的。

“你问问他吧，”店主没好气地说，“或许他可以给你一匹马。反正你没法待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客房。”

“我还需要一把武器，我的马必须得到解脱。”

“难道我看起来像个贩卖枪支弹药的商人吗？”店主咕哝道，“你问问他。他善于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打交道。他知道怎样使一匹垂死的马得到解脱。”

坐在长桌旁的所有人又一次哄堂大笑。

“5个苏^①。”坐在角落里的高个子嘀咕道。

桑松少尉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摆到吧台上。

“你自己给他吧。”店主用一种异常轻蔑的口吻说。

“不，”高个子回答，“就搁到吧台上。让他再给我来一杯酒。”

少尉将自己的空酒杯推到吧台上。“给他倒上酒。”

店主拿起杯子，重新放回原处。“他喝自己的酒杯。”

少尉朝长桌旁的几个伙计望过去。他们一个个不吭一声，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他拿起那只玻璃酒杯，慢慢走到坐在角落里的那名男子那里，在他的桌前站住，为他斟上酒。

“那头畜生在哪儿？”那名男子小声却粗鲁地问道。

“您沿着林子方向走就可以看到它了。”

那人点点头。“我会给你弄来一匹马。不过那匹老马属于我了。你沿着那条路走回去。你看到那个小农庄了吗？刷成红色的农庄。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 1/20 镑，后来相当于 1/20 法郎。

在农庄后面你可以看到有一间祈祷室。你到那里找我。你可以睡在我的仓库里，骑士。”

少尉疑惑地看着那个人。

“你先走，我喝完酒要关心一下你的马。”

“您不能马上处理这事吗？”

那个人此刻抬起头来望着他。他的目光咄咄逼人，他的眼睛黯淡无光。他的脸就像铁砧，强硬有力、棱角分明而坚定不移，仿佛有人朝他砸了一拳，却丝毫看不出他的脸上有纹丝的表情变化。少尉拿着葡萄酒杯又重新回到吧台，对店主说：“我想洗一下。”他指了指自己的脏手。直到现在他才看到左手上有血迹。

“你在院子后面可以找到一只木盆。”店主用头示意吧台后面的那扇门。外面泥泞的地上摆放着木板。少尉洗了自己的手和脸，将就着擦洗了一下他的制服。他不知道鲜血从哪儿流出来。

他重新回到酒馆时，高个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那我现在也走了，到红色的农庄去过夜。”

坐在长桌旁的人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个人大声叫嚷道：“我们管它叫作该死的农庄。”大家全都扑哧笑了。

“嗯，是呀，”店主咕哝道，“只是谁也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做客。”又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又有一个人补充道：“那里非常非常安静，尤其在仓库里。”此刻，伙计们又怪声大叫起来，用拳头猛击桌面。店主不动声色。

让－巴蒂斯特·桑松走到野外，向上拉起大衣领子。他在夜色中果断地往回行进。倾盆大雨依然在下。他在路上看到了他的黑马。

马已经死了。它躺在血泊中，尽管血一直在流，但仍然被雨水不断地冲洗掉。他突然想起那只马褡裢来了。他找了一会儿，可在黑暗里怎么也找不到了。

一刻钟之后，他到了那座该死的农庄。他看到房间里有一盏灯亮着。房子真的被刷成了红色，仿佛鲜血在雨中闪闪发光。他一路走过去，发现仓库后面有一间小祈祷室。它的入口处被一支蜡烛点亮。蜡烛在风中发出啪嗒声。他小心翼翼地顺着小石阶往下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这又湿又滑的石阶上。他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儿，瞧了瞧那座小小的圣母祭坛，烛光在那里闪烁不定。他发觉并非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他马上看到有个黑影。他缓慢地走过嘎吱作响的木地板，跪在之前在酒馆里和他攀谈的那名男子旁边。他把两肘支在祈祷用的长凳上，双手合十。他试着祷告。可他不愿去想任何祷告的事。这消逝的岁月使他感到疲倦。或许他的祷告也让上帝感到疲倦了。高个子转身面对他，注视他。在祈祷室做祷告似乎改变了他的模样。此刻他显得温顺而宁静。或许这也是因为酒精在起作用吧。祷告或者酗酒，两者几乎都有同样的效果，桑松想道。

“您看到我的马褡裢了吗？”他问，盯住那个人看，目光咄咄逼人，仿佛在威胁他千万别对他撒谎。

“骑士，你的马褡裢搁在仓库那边。我已经打开看过。毕竟我知道在我仓库里过夜的是谁。但马褡裢里并没有送到巴黎去的紧急公函。我担心你是因为私事才骑马出去。我在你的眼里看到你想要出去的愿望很迫切。不幸就在你的脚下。或许这是一种诅咒。有些人是被诅咒的。他们度过一生才能摆脱这种诅咒。可诅咒却如影随

形地跟着他们。他们失去了上帝之剑。上帝诅咒蛇诱惑夏娃，上帝诅咒该隐杀死了同胞兄弟亚伯，上帝也诅咒尘世和他的子民。”

“您别胡扯了，我不相信诅咒！”

“那你为何要在这种鬼天气里，像疯子一样冒着黑暗骑马远行？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你也会相信魔鬼，而如果你相信上帝和魔鬼，那么你会相信诅咒。你究竟想要逃避什么？”

让－巴蒂斯特沉默无语。

“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可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就是诅咒。”

让－巴蒂斯特的的手碰到了右半身。当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时，才发现手上全是血。

“到仓库去，”高个子说，“我们必须清洗伤口。否则你永远看不到巴黎了。”

他举着蜡烛照亮了前面的路。马厩里的马匹开始急躁起来。有几匹马站起来，把头举得高高的。它们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和血腥味。他在最后一格马栏后面铺上新鲜秸秆，将一只棕色的粗羊毛毯垫在上面，请让－巴蒂斯特脱光上身。“我拿清水过来。”他说，将蜡烛摆在地上。

让－巴蒂斯特躺下来等他回来。他的耳畔只听到马蹄声。高个子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带来了干净的毛巾。一名年轻女仆手里拿着一只研钵跟在他后面。她跪下来，将几棵药草捣碎。“这是西门肺草，”那名男子说，“它可以减少炎症，防止化脓。”

“您是大夫吗？”让－巴蒂斯特问。

高个子没吭声，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清洗伤口。

“对，他是大夫，”年轻女子稍后说道，“他是好大夫。”她将药

草重新放到研钵里，用训练有素的手将它们捣碎，然后把药膏糊上水，将这个混合药剂叫让－巴蒂斯特喝下去。尽管药味闻起来可怕，但他还是喝下去了。

“这种药草对你有用，”高个子低语道，“萝芙藤会夺走你的恐惧。它可以使你的身体和你的性情镇静下来。你不再感到疼痛，可以安心睡觉。”

“我不会害怕，我在新大陆战斗过。我见多识广。”

高个子似乎不为他的话所动。“明天醒来，你到仓库四周看看，或许会感到害怕。你还没有看到命运赐予你的所有一切。”

让－巴蒂斯特本想直起身，站起来，他想或许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为妙，可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思绪迷失在不可捉摸的感觉里。他还感觉到自己心里产生了恐惧，之后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外面，天色破晓。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一缕阳光从硕大的天花板开口透射进来。让－巴蒂斯特醒了。他慢慢站起来，打量着四周。他是睡在最后那间马厩旁。那里总共有四间马厩。马已经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等着有人给它们喂草吃。它们好奇而烦躁地用头撞击马厩门。他把它们打量了一番，他喜欢马。可它们几乎没有成为骑兵马匹的能力。它们是被淘汰的对象，大概顶多还能作为停放在院子里的马车拉拉货物而已。他在仓库周围东瞅西瞧。仓库很宽敞。木板墙上挂着马具。钩子上挂有铁制物品：火钳、脚镣和手镣、撬棒，地上的柳条筐里装满了皮带，一根炉条，几只中等大小的木桶里存放着